



世界文學名著


史 推 拉

歌 德 著  
湯 元 吉 譯

STELLA

By  
J. W. VON GOETHE

Translated by  
T'ANG YÜAN CHI



福木廬



4569

MG

I516.34

7

世界文學名著

史  
推  
拉



3 2168 1295 2

## 譯者序

歌德一生多戀，所以他文集中有不少懺悔之作。這本戲劇史推拉 (Stella) 就是他的懺悔作品之一。今夏讀牠的時候，覺得文章底美婉流麗，情節底哀惋悱惻，真不愧爲世界文壇上第一流作家的手筆，所以現在特爲把牠介紹到國內來。但歌德原作是很美婉的，我的譯文不足方其萬一，所以這個譯本之必成爲一件失敗的工作，本不待言；不過譯文雖陋，原作的精神總該還在，這是我敢引爲自慰而兼慰讀者的。

至於譯文中所用的「她」字，是謝維敬女士擬的，她來信說：「自從新文化運動發出以來，於是「她」「牠」這兩個字也就應運而生了；可是有時仍舊不夠應用，如同我現在要提起某某夫婦兩人，或是我底哥哥妹妹，那末，還是寫作她們呢？還是寫作他們？兩者似乎都不妥當。覺悟社諸君所擬的「伊」「佢」「它」三個字在此地也不適用，因此我就杜造了一個「她」字，作爲男女兩性同時並稱的代名詞。」這個「她」字確乎

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而尤其是我這次譯書，缺少了牠幾乎不行。我想牠一定要被社會上採用的。此書譯完後，曾經沈君怡兄和楊鍾健兄替我校閱了一遍，並且指正了許多錯誤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

民國十三年國慶日元吉於德國明星

(二十二年七月改稿)

## 劇中人物

史推拉 | 費之情人（年約二十四歲）

車綺麗 | 費之棄妻，假名沙媚夫人（年約三十五歲）

費南多 | 陸軍大尉（年在四十以內）

羅西 | 車綺麗之女（年約十五六歲）

管家

旅館女東家

小安子

卡兒

聽差

馬夫

劇中人物



## 第一幕

佈景 一間西洋式的旅館飯廳。後方有兩個大窗子。左方有兩個門，一通花園和樓上，一通廚房。右方一門通外間。女東家正在收拾桌子，聽見遠遠的吹角聲。

女東家 卡兒！卡兒！

卡兒 (從廚房裏出來) 來了。什麼事？

女東家 你底魂靈兒又到那兒去了？郵車快到啦，出去把客人帶進來，行李替他們捫下來，聽見沒有？怎麼，你又給臉我看啦？(卡兒下。女東家還在罵) 瞧着吧，總有一天來收拾你。年紀青青的，做事應該放點精神出來；像這麼懶的小子，就是將來長大了也是不會有出息的！唉，家裏沒有個男子，教我一個女人照應這許多的事，可是太難啦。



(沙媚夫人和羅西旅行的打扮，同卡兒一同進來。)

羅西 (背着背負行囊，向卡兒說話) 不必，這個並不重。你去把我媽媽底提包接了下來吧。

女東家 太太，你們今天到的好早呀，郵車從來沒有到過這樣早。

羅西 今天拉我們的車夫又年青，又活潑，叫人下次還想着坐他底車。并且卓上就止我們兩個，東西也不多，所以走的就快了。

女東家 太太，你們如果要用飯，那就得請等一會兒，飯還沒有預備好呢。

沙媚 你可不可以先給我一點兒湯喝喝。

羅西 我是不忙，你替我媽媽先預備起來得啦。

女東家 馬上就來。

羅西 湯可做好點呀！

女東家 揀好的拿來是了。(退)

(沙媚和羅西揀窗口的一張椅子坐下。)

沙媚 還是這樣愛使喚人！我以為你這一趟旅行下來，總得要聰明點了。我們總是吃得少，花得多。唉，當着現在的境況，你……

羅西 我們從來不曾缺少過什麼呀。

沙媚 但是我們也過過那種日子的呵。

(馬夫進來。)

羅西 喂，馬夫，怎麼啦？要酒錢，是不是？

馬夫 我今天把車子趕的不是同特別快車一樣的快嗎？

羅西 但是你得錢也特別多呀。我要是自己有馬，我一定僱你做馬夫。

馬夫 就是小姐沒有馬，我也情願替小姐當差的。

羅西 拿去！

馬夫 多謝小姐。小姐不走了嗎？

羅西 我們這回就住在此地啦。

馬夫 再會。(退)

沙媚 看他臉色，你酒錢多給啦。

羅西 難道要他瞪着眼睛的跑開去嗎？他對我們始終很客氣。媽媽，你常說我執拗，至少

我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吧？

沙媚 羅西，你不要誤會了我底意思。你底誠實，勇敢，慷慨，我都很表同情的，可是這些道德也要行的得當纔好。

羅西 媽媽，這塊小地方我覺得好極了。(指窗外)那兒這座房子，大概就是我去和她作伴的那位男爵太太底吧？

沙媚 只要那個地方能合你底意，我就放心了。

羅西 那兒一定是很清靜的，現在我已看出了。唉，那得像星期天大地方那樣熱鬧就好啦！不過聽說她有個花園還不差，人也很好——好罷，往下再看得啦。媽，你在想什麼？

沙媚 羅西，由我罷！有福的孩子，你當然記不得了。唉，那時的情形卻是兩樣呵。再沒有比

到館旅裏來使我傷心的了。

羅西 可有個地方，能不使你傷心的？！

沙媚 到處使人傷心呵。當我同你爸爸結婚的頭幾年，我們一同去旅行的時候，事事令我感着一種新鮮的氣象，那真是我們一生最幸福的時代呀！他挽着我，什麼地方都不走到了？他底柔情陶醉了我底靈魂，使我什麼事都覺得有趣，唉，羅西，那時情形完全兩樣呵！

羅西 旅行我倒也高興的。

沙媚 當我們逢着了熱天或是不快的事情，或是走了冬天非常難跑的路的當兒，或是下了今天這麼壞的旅館的時候，我們倒反覺得這種簡單的生活有趣，木頭凳上一坐，吃吃我們底雞蛋糕和煮熟了的番薯，那時——那時完全兩樣呵！

羅西 好了，現在是忘掉牠的時候啦。

沙媚 你懂得什麼，忘掉，好了頭，你總算靠天底福，還不會遇到過失意的事。從我知道他

確是棄了我的那一秒起，我再也不知有人生底樂趣了。我失望到了極點，呼天不應，自助不能，哦，那時的境況，我也記不大清楚了。

羅西 我也記不起多少了。我只記得我看見你哭，我也坐在你牀上哭了。這是在那間綠屋子裏的小牀上；當我們把住宅賣掉的時候，我真捨不得那間屋子。

沙媚 那時你只有七歲，你還不知你受的苦痛呵。

(小安子搬湯進來。女東家，卡兒同上。)

小安子 太太，湯在這裏。

沙媚 呵，謝謝你，小姑娘。(向着女東家，)這是你底女兒嗎？

女東家 她是我底乾女兒，太太。因為她還活潑，我自己也不會再有兒女，所以就她當作親生的女兒了。

沙媚 怎麼，你有孝嗎？

女東家 是的，我男子三個月之前死了。我們一共還不會有三年在一起。

沙媚 看你似乎還不十分傷心。

女東家 呵，太太，我一個人要照應這麼多的事，那裏還有空工夫去祈禱，去哭他！不過有時偶然遇着牧師談起，或是聽見人家唱追悼歌的時候，還會想起他。——卡兒，這桌

子上首擺兩個座位！

羅西 那兒這座房子是誰家底？

女東家 那是男爵太太底。那位太太真是個好人。

沙媚 我早就聽見人這樣說，現在你又說她好，那她一定是很好的了。我聽了非常喜歡，因為我女兒將來要去同她作伴呢。

女東家 太太！恭喜你！

羅西 我希望她能合我底意就好了。

女東家 嘿，像男爵太太那樣的好人，如果再不中你底意，那你底脾氣一定是與衆不同

的。

羅西 難得這樣就更好了。要我勉強同一個人應酬，實在不容易，除非是萬不得已。

女東家 不忙，談下去你就曉得我說的話確不確了。誰能同男爵太太在一起，那真是好福氣。等我女兒長大了，至少要叫她去服侍男爵太太幾年，這是她一輩子底好處。

小安子 你見了她就曉得啦，她真和氣。她望你去，眼睛都望穿了。她待我真好。你不是要去拜訪她嗎？我跟你過去。

羅西 我還沒有收拾好呢。吃了飯再去。

小安子 媽，准我去嗎？我想先去告訴她，說是羅西小姐來了。

女東家 好，你去罷！

沙媚 小安子，你同她說，我們一吃完飯就過來。

(小安子下。)

女東家 我女兒同她真好。她確是世上難尋的一個女人，對待小孩子極和氣，極親熱。她

常教我小安子做活，或是教她唱歌。她只要種田人家底女孩兒服侍她；等那些女孩兒長大了，找到男人以後，她還要替她們找事情做。自從她男人走了之後，就是這麼樣消磨時光的。我真不懂，像她那麼又好又和氣的人，那會這樣苦命的！

沙媚 難道她是寡婦嗎？

女東家 那只有天曉得了！她男人三年之前離開了她，從此再也聽不見他底消息，見不到他底人了。而她對於他，卻愛得什麼似的。我男人從前一提起他們，總是說的再也不敢停啦。還多呢，太太，世上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人了。她自從最後一次見了他之後，就整年的住在家裏不出來，也不許一個人去見她。要是偶然同人談起她男人底事，那真教人聽了難受極了。

沙媚 不幸的女人！

女東家 關於這件事的話還多呢。

沙媚 怎麼？



女東家 不過人都大願意提罷了。

沙媚 請你講一點給我聽聽罷！

女東家 假使你不說出去，我就告訴你。他們來到這裏，已經八年多了。他們把那個莊子買了下來，可是誰也不認識他們，不過一個叫他「先生」，一個叫她「太太」就是了。大家都猜他是一個軍官，不知那一場仗裏發了洋財，現在想告老享福的。她那時還年青，不過十六歲左右，漂亮的像仙女一樣。

羅西 那她現在還不過是二十三四的人呀？

女東家 可不是，但是她年紀雖輕，經過的苦惱可不少啦。她有過一個女兒，不幸早早就死了。那墳就在她自己底花園裏，現在早長滿青草了。自她男人走了之後，她叫工人造了一間小小的庵堂式的亭子，並且連自己底墳也預備好啦。我男人原是上了年紀的人，所以對於無論什麼事，看的都很，但是當他們夫婦兩個還一同住在那兒的時候，他總歡喜常常提起他們來，說是只要看了他們那樣的恩愛，就是沒有情的。

人，也會有情了。

沙媚 我很傾慕她。

女東家 但是你可曉得，人人都說那個男子是個怪脾氣，他是從來不到教堂裏去的。凡是不吃教的人，也不信上帝，也不知玉法。總之，一句話就完了：他是走了。說是去旅行，卻再也不見他回來了。

沙媚 (自語着) 完全是我底運命底寫照呵。

女東家 當時人人議論這件事。我那時還年青，剛在這個當兒搬到此地來，到今年九月底就是三年了。大家把牠當作新聞談，甚至暗地裏說牠們並不會正式結婚——喂，這你千萬不要說出去呀！那男子大概是個很好人家底，她大概是被他騙到這兒來的。哦，像這一類的話還多呢。是呀，女人家要是走錯這一着，就夠一輩子的懺悔了！

(小安子進來。)

小安子 那邊太太請小姐馬上就過去，說是只同你講幾句話，只想見你一見。

羅西 穿了這樣的衣裳怎好見人！

女東家 姑娘去得啦，她是不講究這些事的。

羅西 小安子，跟我去嗎？

小安子 再願意沒有。

沙媚 羅西，關照你句話。（女東家避開。）我們剛纔談的話，不許提起一字；也不要說起

我們底家況，我們底運命。遇見她，須得恭恭敬敬的。聽見沒有？

羅西 知道啦！知道啦！爸爸從前是個生意人，到美國去，就死在那兒了。因此，我們底境遇

——知道啦！知道啦！這幾句老話，背都背熟啦。（高聲，）媽，你面色通紅的，不去養一

會神嗎？（向女東家，）請你給我媽媽一間一張牀的房間！

女東家 我正有一間又靜又乾淨的空房間在花園裏。（向羅西，）希望那邊太太同你

合得來！

（羅西同小安子下。）

沙媚 我底女兒火氣究竟還嫌大一點。

女東家 年青人都是這樣的，大了自然會改好的。

沙媚 恐怕只有更壞。

女東家 太太，你如高興，就請跟我來罷！

(二人同下。)

(吹角聲。)

費南多，軍官服飾，後面跟着一個聽差。

聽差 隔一會兒就叫人套車裝行李嗎？

費南多 教你拿進來，我早對你說了，進來我們不走啦，聽見沒有？

聽差 不走了，你不是說——

費南多 我同你說，去教旅館底夥計指給你一間房間，把我底東西通通搬進去！

(聽差退下。)

費南多（走近窗戶，）這麼好的景緻，終於又相見了！這樣幸福的舊遊之地，終於又相見了！（探首外望，）那邊爲什麼這樣的冷靜呀，窗子也沒有一個開着。這般荒涼的涼臺，當我們從前一同坐在那兒的時候，是何等有生趣呀。費南多，你看她底房子修飾得如同尼姑庵一樣，可見她不會負了你呵。唉，當她感着寂寞的時候，不知道她可會常常想起我來？哦，我似乎是睡着了許多年，冷冷清清，孤孤零零，又重新回到新的生命裏來了，什麼事都覺得新奇，什麼事都覺有意思。你看那兒的樹，那兒的井，哦，所有的一切當初，何止一千次，我同她靠着那窗臺，疑神的看着那水從水管裏流出來，覺得有趣極了。今天水還是那樣流，祇是牠潺潺的聲調，徒然引起了我不盡的回憶她呢？她一定還是從前那樣吧！是呀，史推拉，我底心對我說，你不會負我呵。但是你現在要是忽然見了我——喲，這個千萬使不得，我也不忍心——還是先靜養幾天再看吧。從前睡着睡着，總是夢到從老遠的地方回到這裏來，這一回總不是做夢了吧！史推拉！史推拉！我回來啦！你能料到我今天會仍舊回到你身邊來嗎？親愛的史推

「拉呀，請你恕了我底一切吧！請你讓我倒在你底懷裏忘掉我以前種種的不是，苦痛，後悔吧！唉，回是回來了，要是見了面——哦，我沒有這個勇氣！我沒有這個勇氣！還是先靜養幾天再看吧，不然，就得窒死在她底面前呵。」

（女東家進來。）

女東家 先生要用飯嗎？

費南多 你預備了嗎？

女東家 早預備了。現在只等一位小姐，她到那邊太太那兒去了。

費南多 那邊太太現在好嗎？

女東家 先生，你也認得她嗎？

費南多 幾年之前我常去她那裏。她丈夫現在幹什麼事？

女東家 天曉得，他出了遠門啦。

費南多 出了遠門？

女東家 是呀，出了遠門啦！棄了他底女人，天都不饒他的！

費南多 大概她總又找了個男子了吧？

女東家 先生，你要是這樣想，那你一定不知她底爲人啦。自從我認識她以來，她過的都是尼姑底生活，遠遠近近，差不多沒有一個人去找她。她只同自己底人來往，村莊上底小孩子們同她倒還合得來。可是隨她心裏怎樣的悲傷，外面卻仍然是和和氣氣，快快樂樂的。

費南多 我想去拜訪她一次。

女東家 先生去很好。她有時約了我同區長底太太，牧師底太太，到她家裏去閑談。我們總是提防着不要提起她底先生來。有一回，不知怎的她提起了他，說他怎樣的好，她竟至大哭了。我們聽了難受極了。先生說起來真好笑，當時我們大家都像小孩子一樣的哭了，好容易纔把眼淚止住。

費南多 (自語着) 你辜負了她呵！(高聲) 已經把房間指給我底聽差了嗎？

女東家 第二號，二層樓上。卡兒，領着這位先生上樓看去。

(費南多，卡兒同下。)

(羅西，小安子上。)

女東家 哪，羅西小姐，怎麼樣？

羅西 她確是個好人。我們很談得來，你不會虛獎了她。她硬不肯放我走，我已答應了她，一吃完飯，就和我媽媽一同過去，行李也帶了去。

女東家 你瞧！我早就料定了。現在可以開飯了嗎？還來了一位高大的軍官，你怕不怕見他？

羅西 一點都不怕！我還最喜歡同軍人來往呢，因為他們老老實實，好歹使人一望而知，不像普通一般口是心非的人，那真不容易對付哪。我媽睡了嗎？

女東家 我也不知道。

羅西 我得去看她一趟。(下)



女東家 |卡兒鹽碟子你又忘記拿！你瞧那杯子，這算洗乾淨了嗎？這小子早就恨得我牙  
癢，不是爲這杯子可惜，看不連你底狗頭都摔破了呢。

（費南多上。）

女東家 那位小姐已經回來了。馬上就下來吃飯。

費南多 她究竟是誰呀？

女東家 我也不認識她。看她倒像是很好人家的，不過沒有什麼家私。她是特爲來同那  
邊太太作伴的。

費南多 她還年青，是嗎？

女東家 對啦，又年青，又漂亮。她媽媽也在樓上。

羅西 （走進來，）來遲了，對不起。

費南多 今天得與姑娘同席，真是三生有幸！

羅西 （鞠躬。）

女東家 (指着費對面的座位向羅西說) 此地, 姑娘, 此地請坐!

費南多 (向女東家) 你不能陪我們一同坐一會兒嗎?

女東家 我嗎? 我要一歇, 什麼事都歇啦。(下)

費南多 (向羅西) 好一個對面對!

羅西 (向着別處) 要是沒得這張桌子隔在當中, 誰高興——(嚥住。)

費南多 聽說姑娘已經決定了去同男爵太太作伴, 是不是?

羅西 沒有法!

費南多 我想你要找一位先生做伴侶, 要比男爵太太更談得來的, 並不難吧?

羅西 我並不是爲的要找一個會談話的人。

費南多 裝什麼正經呢?

羅西 先生, 我看你同世上一般的男子都是一樣的!

費南多 這怎麼講?

羅西 你們男子都是非常的驕傲，如同我們女子沒得你們保護就不能生活似的；可是我也長了這麼大了呢。

費南多 怎麼，你沒有爸爸了嗎。

羅西 我爸爸怎樣，連我自己也記不大清楚了。我那時還小，他離開了我們到美國去，後來聽說他坐的船沈了。

費南多 而你竟這樣漫不在乎的？

羅西 教我也沒法！他並不十分愛我。至於他捨棄了我們，也是他底自由，我諒他不諒他。有什麼關係我媽媽爲了這事傷心死啦，我——我總不蹈她底覆轍就是了。

費南多 難道你們竟毫無幫助和保護你們的人嗎？

羅西 誰要這些東西！我們底家產一天小一天，可是我也一天大似一天了；現在，我很甘心情願養活我媽媽。

費南多 姑娘底這種勇氣，我非常佩服！

羅西 呵，先生，也只得聽天由命罷了！往往有許多事前覺得不了的事，一到臨頭，也就不見得怎樣了，所以無論什麼事，還是任牠去的好。

費南多 那末，你爲什麼不把這話安慰你媽媽呢？

羅西 可惜我媽媽不是我。我還感激我爸爸把我逼到社會上來謀生哩，因爲我覺得生活倒還有趣，而我也非常樂生。至於我媽媽，她對他懷着滿腔的希望，爲了他犧牲了青年時代底幸福，誰知到後來倒反被棄了！唉，一個人要是被棄了，感的苦痛是多麼大呵！——我幸好還沒有遇着這樣的失意事，我也不能多說啦。先生，你似乎在想什麼？

費南多 是呀，姑娘，人生誰都不能保沒有失意的事（立起來），不過有時也許可以失而復得呵。我願上帝保佑你（握羅西底手），我心上徬徨的緊，哦，好孩子，你是有福的！——我也是常常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總是——唉！

羅西 你——你說什麼？

費南多 祝你前途遠大，一切如意！（緊握羅西底手，下。）

羅西 這人好不奇怪！看他樣子，倒像是一個好人。

（幕下）

## 第一幕

佈景 史推拉底會客廳。後方正中一門通套房。門開處，可以看見正面牆上掛着一張油

畫像。客廳右方牆上掛着一張愛神畫。左方一門通外間。右前方一門通花園。

史推拉 去，快去，你同她說，我在等她哩。

聽差 她說過馬上就來的。

史推拉 你不見她到現在還沒來嗎？我真愛她。去把她媽媽也一同請來！

(聽差退下。)

史推拉 我等的真急死啦。今天望，明天望，一直望到她現在纔來。史推拉，你真稚氣呵。我爲什麼不能愛她？愛，我偏要愛，我要把愛來溶化了我這心頭底煩惱哩。——愛情，咳，

你這苦命的史推拉呵！什麼是愛情？——當他還十分愛你的時候，他常常坐在你底身上，那兩只秀麗的眼睛簡直陶醉了你底靈魂的時候，難道你都忘了嗎？唉，上帝呵！當他從前擁吻着我底兩脣，我顫動着享受他底愛情，我們底心絃奏着和諧的戀歌的時候，我還常常含着眼淚向你誠懇的祈禱過，求你保佑我們倆永遠這樣的親愛，我總以為你不至於那樣無情的——（凝思一會，急急立起，兩手捧着胸口，）唉，費南多，我怨你一切呵！

（沙媚，羅西進來。）

史推拉 哦，你到底來了！親愛的羅西姑娘，你現在是我家裏的人了！沙媚夫人，承你放心把你底千金交給我，我真感激你！你看她一片的天真活潑，哦，羅西姑娘，我也學會你底神氣啦。

沙媚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你是曉得的。我女兒在你這裏，一切拜託你。

史推拉 （注視沙媚，）請夫人恕罪！你底歷史我已聽人談起過了，我曉得你是很好人

家的，不過你現在境況如此，我卻沒有想到。剛纔我一見就知道夫人是個極能令人敬畏信仰的人。

沙媚 太太——

史推拉 不要提起那話了，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聽說你不大舒服，究竟是怎樣？此地請坐吧！

沙媚 太太當着這樣清麗的春天出來旅行，空氣又新鮮，又暖和，一切的東西都能引起了人底快感，就是回憶已過去的快樂，也覺得非常親切有趣，似乎青春的黃金時代和一切的歡樂又在眼前了。

史推拉 是呀，過去了的快樂，過去了的初戀——不，黃金時代並不會過去；在愛之花開放的一瞬，依然是黃金時代呵。

沙媚 （握史推拉底手，）說的何等澈底！何等熱情！

史推拉 夫人，你面色怎麼通紅的？



沙媚 我底心呵！何以這樣徬徨！這樣興奮！

史推拉 你大概也是嘗着過戀愛滋味的人嗎？天哪，謝謝你，給了我一個知音呵，一個能了解我，與我表同情的人。——然而我們到了這個地步，也是沒法呀。我什麼精神沒有用過，什麼方法沒有想過，但是有什麼用處？——世上什麼事不好做，而偏要幹這個！如今他到處逍遙，我卻爲他犧牲了一切！

沙媚 你真有良心呵。

史推拉 想要忘掉他，總是忘不了！記得當年不論在那裏宴會，他總是時常回過頭來朝着我望；有時他高高興興的騎了馬到我家花園裏來找我，見了面之後，倒在我底懷裏緊緊靠着我；等他走的時候，我目送着他回去，可是他還沒走幾步，又轉身向我跑來了，眼睛一眨又在我身邊了。我還記得有時候去看戲，知道他也在戲園裏，無論看得見他看不見他，可是我確確實實知道他對於我底一舉一動，一起一坐，總是留神到什麼似的；我偶而頭一搖動，帽子上蓬鬆的羽毛要比四圍多少閃爍着的眼光格外

能引起他底注意；戲園底音樂，在他聽來，奏的只是「史推拉！史推拉！我是何等愛你呵！」一只調子。

羅西 男女能夠這樣的親愛嗎？

史推拉 羅西姑娘，你問這個，我可不能答你了。唉，我同你們所談的，只是些沒要緊的事——沒要緊的傷心事呵！——的確的，人們都不過是個大孩子罷了！如同那樣的事，能做了而不動心，就像小孩子捉迷藏，朝一個地方一躲，叫一聲，你們尋吧！——我們從前也常常鬧脾氣，鬧完之後，大家總是後悔不迭，心裏感着萬分的不安，只要一見面，一拉手，心就立刻變軟了，什麼事也忘在九霄雲外了。

沙媚 真好福氣！你雖失了意，然而你總算是享過愛的人生底幸福的。

史推拉 唉，想起當初初見時底膽寒，發生愛情後初吻底甜蜜，他第一次擁抱着我，我底顫動，縱使淚流成河，卻再也享不到這種幸福了。喂，沙媚夫人，你在想什麼呀？

沙媚 男子吻男子！

史推拉 我們一生底幸福，完全是受了他們底支配。當他們底熱情罩籠了我們底心靈的時候，我們感着何等異樣的感覺，懷着何等遠大的希望！我記得多少次他含着熱淚，俯在我底懷裏，訴說他對我是怎樣的愛戀，當時我感動到萬分，便竭力的安慰他，叫他不要那樣的自苦。用了我全身底力量，也壓不下這心頭底熱情，於是，我就把我全身底情絲供獻給他了。然而，現在，茫茫大地，什麼地方是我底安身處呵！

沙媚 這是我們相信男子的好處！當他們講愛情的時候，自己也在那裏騙自己，我們那得不上當呢！

史推拉 沙媚夫人！我現在忽然想穿了，覺得這些既然是我們應得的結果，我們不如就任便牠如此吧！現在，我要留你在我這裏，還是我們來做伴，手拿過來（握沙媚手，）從這一秒起，我是不放你走的！

羅西 這個使不得。

史推拉 爲什麼使不得，羅西姑娘？

沙媚 我女兒覺得——

史推拉 啊呀，留你在這裏又不是行好事，這又何必多心呢？住下去你就曉得對我是怎樣的有益了。哦，這樣孤單，我實在是住不下去了！我也曾經想過許許多多的方法來消遣，譬如養雞養鴨呀，養牛養狗呀，或是教那些女孩兒們學針線呀，都不過是想尋點熱鬧，尋點樂趣罷了。有時當着春天早晨醒來之後，看着太陽曬在碧綠的樹枝上，現出一片幽閑的景象，因此也許能夠暫時忘掉我底苦痛，有幾點鐘的快樂，高高興興的領着人們做事，可是這算是托天底福了。

沙媚 對啦，太太，人生底快樂，原在不停的工作裏，工作原是上帝賜給我們薄命人的一點安慰呵。

史推拉 安慰，是呀，安慰罷了！已經失了的戀愛是沒處尋的呵！戀愛底代價，世上是沒有的！每逢月夜，我往往獨自在花園裏徘徊着，夢着未來，想着過去，眼淚溼透了我底衣襟，我終於覺着孤單了。我張開兩臂，叫着要摘下那動人情思的明月，但是除開天空——

底繁星冷冷的瞰着我以外，更何從得到一點兒的迴響，我不禁感着孤單的悲哀了！

沙媚 你有過孩子的？

史推拉 是，親愛的。天呵，你把她賜給我，只不過是想替我立下終身底煩惱之根罷了。

我散步的時候，往往遇見鄉下人家底孩兒赤着腳向我奔來，瞪着兩隻無辜的小眼，吻着我底手，這時，我真難受極了。我想，要是我底米娜沒死，她也有這麼大了。我戰慄着兩手，把那個孩子抱起來，親親熱熱的吻着她，我底心粉碎了，我底眼淚往下直淌，我只得逃回來了。

羅西 沒有小孩子也省了你多少累墜。

史推拉 （微笑地泊着羅西底肩，）當時我差不多沒了知覺，幾乎不會把我嚇死。她躺在我底面前。我呢？怔立在那兒，也不覺得悲痛，也不覺得什麼，光是這樣立在那兒。看護婦把她抱了起來，摸摸她底胸口，忽然叫了一聲，說是：活了！我聽了倒在她底頸上，

哭着瞧我底孩子，我又跪在她底面前——哦，誰知她是騙人的呢！孩子死在那裏，我發呆着立在她身邊，真是失望到十二分（倒在右方的一張絨呢椅子上。）

沙媚 把你底心放寬些，再不要回想這件哀史了吧！

史推拉 哦，我把這許許多多悶在心裏的事說了出來之後，心中只有覺得舒服。是呀，我也想把他底事情和你們談談呢。等我來把他底畫像指給你們看看。我覺得一個人底性格品行如何，再沒有比照相表示得明白了然的了。

羅西 那我倒想看看呢。

史推拉 （開了套房底門領着她們進去，）看，就是那個。

沙媚 天哪！

史推拉 這就是這就！真看不出他是個負心人。你看這樣的額角，這樣的黑眼睛，這樣的棕色頭髮，這一副莊嚴相，可是，唉，任他底相貌何等多情多義，事實上他卻不是如此呵。哦，心哪，這一切只有你知道罷了。

羅西 夫人，我看了這張相覺得有點奇怪！

史推拉 這是一個男子呀！

羅西 我要老實告訴你，今天和我在旅館裏一同吃飯的那個軍官，真像這張照相，哦，一定是他，我情願把我底頭同你打賭，好嗎？

史推拉 今天自騙騙人了！

羅西 不，確是今天！不過似乎老氣些，並且給太陽曬的黑了一點。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史推拉 （仍舊和她們到客廳裏來，按鈴。）羅西姑娘，我底心碎了，我非去那邊不可！

羅西 這萬萬使不得。

史推拉 使不得？哦，我底心呀——

（聽差上。）

史推拉 維廉，你到那邊旅館裏跑一趟，一個軍官在那裏，他——他是——羅西，你說給

他——請他過這邊來。

羅西 你認識你們老爺嗎。

聽差 就同認識我自己一樣。

羅西 那末你到旅館去一趟，有位軍官在那邊，同你們老爺像極啦。你去瞧，看我是不是

說謊？我敢發誓，這一定是他。

史推拉 同他說，教他這邊來！趕快的來快！（聽差下。）哦，要是真個是他，他真個又回到

我身邊來了——騙人的，騙人的，這是不可能的！對不住，請你們讓我一個人在這裏

罷！（走進套房，隨手把門帶上。）

羅西 媽媽，你覺得怎樣？面色爲什麼這樣蒼白？

沙媚 我底末日到了！我底心再也受不住了！一切——一切的事都湊在一起來了！

羅西 皇天菩薩呀！

沙媚 丈夫——照相——她朝夕盼望的愛人——他就是我底男人！他就是你底爸爸！

羅西 媽媽！好媽媽呀！



沙媚 而他竟在這裏！哦，幾分鐘裏他就在她身邊了。我們呢？羅西，我們走吧！

羅西 隨你到什麼地方去。

沙媚 快走！

羅西 媽媽，你到花園裏去等我，我回旅館裏去一趟。只要車還沒有走，我們就可靜悄悄的

的不別而行了——而她卻享了福——

沙媚 享了福，狂喜的擁抱了他！我呢？我找到他的那一秒裏，就是我永久——永久，唉

（聽差領着費南多進來。）

聽差 這裏走。老爺連太太底房間都忘了嗎？太太聽說老爺回來了，開心得什麼似的。

（費南多走過客廳時，向沙媚瞧着。）

沙媚 果真是他！果真是他！——我是永遠無望的了！

（幕下）

### 第三幕

佈景 和第二幕同。

(史推拉欣欣地挽着費南多從套房裏出來。)

史推拉 (朝着四壁) 他回來了，你們不見他嗎？他回來了。(走到愛神畫像底前面)

你見他嗎，女神？  
回來了，我再不敢自信了。女神呵，從前朝朝暮暮只見你不見他，現在你在這裏，他也  
在這裏了。——親愛的呀！親愛的呀！你走了這麼久，究竟還是回來了。(挽着他底頸，)

你回來了！我一切都可以不要，只要你在我跟前就得了！

費南多 史推拉！我底史推拉呀！(挽着她底頸，)天哪，三年來沒流過的痛淚，又給歡愉

引起來了。(樂極而哭。)

史推拉 哦，我唯一的愛人呀！

費南多 讓我仍舊享受你以前那般甜蜜醉人的呼吸吧！

史推拉 親愛的！

費南多 把你幾年來蘊結在心裏的熱情，仍舊吐出來吧！(吻史脣。)

史推拉 我底好人哪！

費南多 愉快啲愉快！只要一見我底愛人，什麼都覺着新鮮有生意。你底深情，你底忠心，

又把我這個走遍天涯的浪子底魂攝住了。

史推拉 好個花言巧語呵。

費南多 你那裏知道一個久嘗了孤單淒涼滋味的我，重新回到你底懷裏，是多麼的快

樂呵。

史推拉 你也那裏知道我把我失了的唯一的寶貝重新擁抱在我懷裏，是多麼愉快呵。

費南多 (跪史推拉前) 我底史推拉!

史推拉 起來,我最親愛的,我不願瞧你跪在我面前。

費南多 讓我永遠跪在你底面前吧,願我底心永遠向着你吧!無限的愛呵無限的情!

史推拉 你仍舊是我底了。往日的自尋煩惱,唉,真是何苦!

費南多 現在我感着的歡愉,就同我們初戀時一般。你靠在我底懷裏,我吻着你底愛唇,

享受着你底真愛,當時,我如癡如醉,連醒着呢還是做夢,自己都不知道了。

史推拉 費南多,我看你這樣的樂不可支,同從前還是一樣的脾氣!

費南多 那只有問天了。愛人哪,可是我只要仍舊回到你底身邊,就會立刻變好了。史推

拉,我現在願意祈禱了,因為這一點幸福,不能不說是天賜呵。

史推拉 你這個害人精,又令人惱,又令人愛。看你這樣輕浮,卻又非常忠心,你真是一個

天生的尤物。我只要一聽你說話的聲音,我就立刻曉得是除開我再不愛別人的費

南多了。

費南多 我呢？我當我凝視着你底甜蜜的碧綠眼睛的時候，就曉得你自己走了之後，除了我底照相之外是誰都不在你眼中呵。

史推拉 你說的一點兒都不錯。

費南多 不錯嗎？

史推拉 我相信你呀！當我們初戀的頭幾天，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說是你底一舉一動，感我是何等的深切；我告訴了你之後，你不是格外的愛我了嗎？

費南多 你是天女呀！

史推拉 儘朝着我望幹嗎？是不是，我比以前老氣了？是不是，苦痛把我紅潤的面色毀了？

費南多 紅潤，還是玫瑰花一樣的紅潤。史推拉，我愛的花呀！——怎麼，你搖頭？

史推拉 男子真可愛呀！即使你們給苦我們吃了，不知道爲什麼，我們也情願不計較的。

費南多 （拂史推拉底頭髮，）這一番相思，不知添了你幾多白髮？哦，真是你底福氣，一

根白頭髮也沒有，仍舊是那麼黃金般的美麗。看樣子你頭髮連脫都沒脫哩。（把她

頭髮上的梳子取下來，頭髮散開了。）

史推拉 老實點！

費南多 （把史推拉底頭髮向手臂上繞，）久別重逢，何等快樂呵！

（聽差進來，）

聽差 太太——

史推拉 什麼事，做出這副苦臉？你知不知道我歡喜的時候，看了你這樣的苦臉心上難

受呀！

聽差 是，太太。那兩個客人要走啦。

史推拉 要走？

聽差 正是，我看見那位姑娘到旅館裏去了一趟，又回來同她母親不知講了些什麼話。

我過去一打聽，說是因為車子走了，所以她們自己又特別定了一部車。我又跑回來

去問她們，那位太太光是哭着，叫我把她們底衣裳偷偷的拿過去，說是叫我請太太

的安，她們不能在這裏住了。

費南多 是今天同她女兒一同來的那個女人嗎？

史推拉 正是，我本想把她女兒留在這裏服侍我的，她母親呢，我也想留她住幾天再走的，費南多，誰知道她們現在反把我弄糊塗了呢？

費南多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史推拉 誰知道！可是就讓她們這樣走了，我也過意不去。——哦，費南多，現在我有了你了呀！——唉，這真難煞人了！費南多，你去跑一趟吧！（向聽差）維廉，你去把她母親請過來。（聽差退。史推拉向着費南多）你同她說，叫她不要勉強。——費南多，我要到花園裏去走走。你去了馬上就來，馬上就來呀！——黃鶯呀，誰料到你還能迎接他

呵。

費南多 親愛的呀！

史推拉 （挽着費南多）你馬上就來嗎？

費南多 馬上就來。馬上就來。

(史推拉從右方下。)

費南多 (自語着) 她真可愛呵。在她身邊什麼事都覺着有趣，什麼事都覺着自由了。以前的憂慮，對於往事的追悔，這種種的鬼胎，現在都解決了。費南多，費南多，你樂得還認識你自己嗎？——你們又要來苦我了嗎？不呵，史推拉，我只要見了你底面，摸着你底手，什麼事我都不想起了，什麼人我也不要了。

(管家上。)

管家 (吻着費南多底手) 先生，你回來了！

費南多 (避開手) 我回來了。

管家 讓我吻你底手，讓我吻你底手。哦，先生！——

費南多 你一向好嗎？

管家 我嗎？女人還在，兒子有了兩個——而你也回來了，這還不好嗎？



費南多 家管的怎樣了？

管家 帳目現成，可以一一拿來給你過目。說起來你一定不信，經濟比以前寬多啦。先生，

你在外邊究竟怎樣呀，可不可以告訴我？

費南多 罷了，罷了！你從前幫着我做了那麼些傻事，現在又要叫我把一切的事情告訴

你，你真乖呀！

管家 阿彌陀佛，你幸好還不會流落在外邊做土匪頭，不然，我還得聽你底命令去殺人

放火呢。

費南多 你看着罷！

管家 你底太太和小姐呢？

費南多 我不會找着她們。我自己不會敢進城，不過聽別人說，她交結了一個做生意的

壞朋友，那男子假說給她重利息，把我遺下給她的財產都騙走了。因此她們只有託

言下鄉，離開了那個地方，專靠着自己同她女兒做點手工來過活。你曉得，這一點傲

氣她倒是有的。

管家 而你現在仍舊回到這裏來了。你雖走了這麼久，我們卻是原諒你的。

費南多 我這一趟路真跑的不少。

管家 我要不是能同我女人兒子們平平安安的在家過日子，那我真羨慕你又出去轉這麼一圈呢。你現在總不致再離開我們了吧？

費南多 現在再不了。

管家 跑了一趟，究竟還是不曾得着什麼好處！

費南多 可是那能把從前的一切忘了呵。

管家 以前確是快樂，不過有時也弄到樂極生悲。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們當時看上了

車綺麗之後，迷住她再也不肯放鬆，再也放不下她。

費南多 那時代確是幸福。

管家 到她生了小姐之後，就沒有以前那樣動人了。

費南多 饒了我吧，再不要提起這件事了！

管家 我還記得等我們又遇到這一位寶貝之後，就漸漸和她疎了。到後來覓不到兩全之計了，所以纔把產業賣掉，吃了很大的虧，把這一位當時還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寶貝帶到這裏來的。

費南多 還是那末樣喜歡講廢話，好像上了年紀似的！

管家 難道你走了這麼久，我聽來的話還不多嗎？哦，你底心思我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你記不記得你後來不曉得是真心要找太太和小姐呢，還不曉得是又有了什麼好人要離開此地的時候，我還幫了你許多的忙的呢？

費南多 夠了。夠了。

管家 只要你留在這裏，什麼事也沒有了。（下。）

（聽差上。）

聽差 沙媚夫人來了。

費南多 請她進來。

(聽差退下。)

費南多 (自語着) 這個女人又引起了我底煩悶。唉，世上真多失意事，真多失意人呵。她女兒底一片話擾了我了，不知道她們那麼苦怎樣辦？

(沙媚夫人進來。)

費南多 (自語着) 哦，天哪！看了她又使我想起了往日的罪惡。心哪，我底心哪！你既做了那樣的事，爲什麼又擔當不起呀？——她怎麼怪俾我女人底形狀。唉，什麼地方不好遇見她，偏偏——(高聲) 夫人！

沙媚 先生叫我來有什麼吩咐？

費南多 想留夫人在這裏同史推拉和我做幾天伴。請坐下！

沙媚 我留在這裏，於你們一定是很不利的，而我自己底苦痛也格外的大呵。

費南多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像史推拉那麼樣親熱和氣的人，夫人總不致把她看錯

了吧？

沙媚 先生，我只希望靜悄悄的回家。我是非走不可，請你讓我走了吧！並且請你相信我，不是沒有原因的。

費南多 （自語着，）那麼熟的聲音！那麼熟的身段！（高聲，）夫人（掉回臉，）天哪，她是我底女人！（高聲，）對不起，少陪了。（急下。）

沙媚 （自語着，）他倒還不會忘掉我！天呵，感謝你在這個時候助了我的自持力，把我自己鎮靜住。哦，我真不信一個素來心軟的我，今天會這樣剛毅，天是不絕人的呀。

（費南多回來。）

費南多 （自語着，）不知道她還認識我嗎？（高聲，）夫人，我求你把你底心事告訴了我吧！

沙媚 我本該把我底過去的運命告訴先生的，可是當着你們破鏡重圓的今天我卻不願告訴你，告訴了你，你們一定是要感着十分不快的。不呵，先生，讓我走了吧！

費南多 不妨，請說吧。

沙媚 爲的是免得你傷心呵。唉，一想起從前那種幸福的生活，就覺痛心。

費南多 夫人總不會常常逢着失意事吧？

沙媚 唉，要不然，我也不會到現在這個地步呵。（稍停，心中略寬。）我青年底時光是很

快樂的。當時有許多男子不知爲了什麼，很向我獻殷勤。我呢，雖然對於幾個稍微有點感情，可是能使我託身的卻沒有一個。幸福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終覺得缺少了什麼了——我涉世稍深，曉得了人生底苦樂之後，於是我就想到要尋一個終身底伴侶，我願把上帝付我的情絲供獻給他，望他老來能像我父母那樣的保護我。

費南多 往下呢。

沙媚 哦，我找到這個人了。當我們認識了不久之後，我就把我滿腔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了。他那活潑的精神表示出他是何等的誠實，忠心，我的心完全向了他，我同他發生了感情，並且不久就發生了戀愛了。當他每每把頭靠在我懷裏的時候，那一種歡欣

柔順的態度真難描寫。他只要事情一做完，就飛跑到我身邊來了；我覺得無聊的時候也只要倚在他底懷裏就好了。唉——

費南多 這樣深的愛情怎會破壞了呢？

沙媚 世事都是曇花一現呵。唉，當時他確是愛我，如同我愛他一樣。他除了爲博我的歡心以外，什麼事都不在心上。是呀，初戀的幾年中確是人生最輕鬆的時代，也不知愛，也不知愁，有時樂的反覺得有點膩煩起來。可是誰料到他卻是在把我往死路上送呢？！

費南多 （越聽下去越露出迷惘的樣子）那末他底良——良心呢？

沙媚 男子底心，我們那會知道呵！我當時倒不覺着他是漸漸——應該怎樣說？——冷淡了倒也不是愛，他仍舊是愛我的，不過除了我之外，他又想了別種念頭罷了。我當

面說了他幾次，後來——

費南多 後來他能怎樣你？

沙媚 他棄了我啦！我感着說不出的苦痛，一切的希望都從此煙消雲散了。我爲他犧牲

了一切，原指望他永遠和我在一起的。——捨棄了！捨棄了！所有的愛情，信仰，名譽，地位，產業，後裔，一切都完了。我呢？我卻做了我們愛情的犧牲者。我含苦茹辛，心意俱灰。就是後來給人把我一切的產業騙走，我也毫不在意了。

費南多 負心的他呀！

沙媚 （強斂着悲哀，）他不曾負心，我只可憐他是給一個女子迷住了。

費南多 夫人！

沙媚 （裝作咳嗽以掩其感動之情，）是的，他並不會負心。我現在看他只和看一個囚

犯一樣，他們何嘗能自主呀。至於他底爲人特別之處，原和一般人不同。他這樣自騙騙人的混了多少時候；要是一說他，他就生氣的了不得。我呢，還是死心蹋地的做他底賢妻，一心一意的向着他，事事總求博他底歡心。一家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一人照應料理，忙的不得開交，你想我那兒還有空工夫陪他。他原是一個好熱鬧的人，所



以漸漸覺得在家住不住了。這也難怪他，他並不會負心！

費南多 （在沙媚面前跪下，）這個就是我！

沙媚 （挽着費南多底頸大哭，）我底——

費南多 車綺麗！我底女人！

車綺麗 （推開費南多，）我不是你底——唉，我底心肝，你是早棄了我了——（復挽

費南多底頸，）費南多！任你怎樣待了我，現在卻讓我在你懷裏哭一場吧！——只願

你這一刻好好把我抱在懷裏，然後，請你仍舊棄了我，我不是你底女人！——你不要

拒絕了我呵！——

費南多 天哪！——車綺麗，你底熱淚流在我底臉上，你底心絃在我底懷裏顫動——饒

了我吧！饒了我吧！

車綺麗 一切希望不存，費南多，只願你這一刻，讓我把心頭底悲哀盡量傾洩了牠，然後

仍舊由你走你底路。

費南多 要我離開你，還是先死了的好。

車綺麗 願我們來生再見罷。你現在是屬於別人的了，我是不忍奪了她的。——天哪！天

哪！祇有來生是我們此刻的唯一希望，唯一安慰呵。

費南多 （握車綺麗底手，凝視後擁抱着她，）無論如何，我是不放你走的了。我仍舊找着你了。

車綺麗 找着了？你何嘗去找呵！

費南多 罷了。罷了。我怎麼沒有找你。就是在她這裏，也總是覺着不安，覺着不快，時時刻刻的記望着你同羅西。天哪，這一樂真非同小可呵！今天遇見的那個教人怪可愛的女孩兒，原來就是我底女兒呵。唉，我奔走了三年，什麼地方不會去找你們！我也到了一趟我們從前住的地方，只見房子改了樣子，姓名也換了，我想起你給人騙走了財產，又不知道你們底下落，真使我底心都碎了。後來我因為灰心到了極點，所以纔到軍隊裏去鬼混，解解我心頭底煩悶。再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們！

(羅西進來)

費南多 哦，我底女兒！

羅西 親愛的爸爸，你仍舊做我底爸爸嗎？

費南多 永遠，永遠是你底爸爸。

車綺麗 史推拉呢？——

費南多 這個容易辦的。唉，不幸的女人！羅西，怎麼我們今天朝上會不認識的我當時心

中原覺得有點蹊蹺，羅西，我離開你的時候，是何等的感動，你大概也有數。——唉，要

使我們當時認識了，豈不省了多少麻煩；史推拉也不致多此一番苦惱——哦，還是

跟你們走，跟你們走。我去同她說，你們一定要走，也不去辭行了，免得又擾她。羅西，你

趕快到那邊去定一部三個坐位的馬車，教我底用人把我底東西和你們底一起裝

上。車綺麗，你在那邊等一會兒。羅西，你把事情辦定了就過來。你們一同到花園裏去

等我。我去想法子離開她，我只對她說，送你們去把車錢付了就回來。——可憐我爲

了你們又得造口孽！——顧不得了，我們要走呀！

車綺麗 跟我們走？話說鄭重些。

費南多 跟你們走！一定跟你們走！——親愛的呀，我決定跟你們走。

（車綺麗和羅西下。）

費南多 （自語着，）走——走到那兒去？走到那兒去呀？——唉，真苦死人了，大概非自

殺是不能解決的了！——你還記得當年自己那麼樣的得意，爲她害了人家去自殺

嗎？當時你是怎樣的自鳴得意呵！——唉，要是一點鐘之前發現了，豈不是就沒有事

了嗎？我也見不到她（指史推拉，）她也再見不到我；即使不然，還能強說她這四年

之中早已忘情於我了，藉口離開她。現在呢？怎樣去見她？怎好開口向她說？——唉，罪

過，罪過，現在真把我難死了！——好！只有棄了她們，殺了自己吧！苦惱！唉，我底心呵！

（幕下）

## 第四幕

佈景

史推拉底花園。後右方一座小小的亭子，爲史推拉平日誦經的地方。亭中桌子上放着聖經和筆墨。亭子底左方長着薔薇花。花叢下是史推拉替她自己預備了的墳墓。中間一路橫亙在臺中。路旁有一木頭長凳，朝着臺下底一面放着。開幕時史推拉立在花叢下底墓前。

史推拉（指着墓，）從前希望永遠安息在這裏，可是任你現在怎樣是不能引動我底心的了。冷酷無情的東西呵，我現在厭見你了。以前常常幻想着跑進死神底門，淒淒涼涼的把我底悲哀葬了在死國裏，生命也曇花一現似的腐蝕了。——現在呢？生命之火重燃了！我覺着一切光明，我感着無窮的快樂，因爲他又回來了。從這一秒起，我

又感着人生底樂趣。我要在他底愛唇上吸取我底新的，燦爛的生命，我願永遠靠着  
他，同着他過我們共同的生活。費南多！——聽，像是他來了。——哦，還不會來呢。讓我  
藏在薔薇花底下，教他來尋。等我把這些嫩朶子來摘給他。——（朝亭子那邊走，）  
還是此地好！還是此地好！等他來了，我同着他到亭子裏去。造的真巧，雖然窄一點，兩  
個人倒還容得下。（把桌上底書和筆墨一齊掉在草地上，）去，誰要你們這些東西！  
——他怎麼還不來呀？——莫非是又走了？——他是不是仍舊是我底？——他是不  
是回來了呀？

（費南多上。）

史推拉 怎樣去了這許多時候？你究竟到那兒去了呀？我一個人等了你這麼多時候了。  
（注視費南多，吃驚，）你——你面色爲什麼這樣難看？

費南多 那兩個女人真把我氣死啦！老的一個人倒還好，不過無論如何不肯住在這裏。  
什麼道理她說不出，只說是要走。史推拉，由她們去吧！

史推拉 她如果一定要走，那我也不去勉強她。我留她在這裏，不過爲的是多個熱鬧罷了。（挽費南多底頸，）現在？費南多，我有了你了！

費南多 靜點吧！

史推拉 哦，以前日夜的盼望有這麼一天，居然恢復了我底幸福，誰料今天果然如願以償了。費南多，我真開心呵，讓我哭吧！

費南多 （自語着，）真坑死人了！好丟開她嗎？（高聲，）史推拉，讓我靜靜吧！

史推拉 這是你底聲音，你底可愛的聲音。——史推拉！史推拉！除了你再沒有誰能叫的那麼樣動聽。哦，只要聽了你的聲音，就曉得你是怎樣的愛我。我還記的清清楚楚，當你第一次這樣喚我的時候，我就覺着這是我底幸福底開始了。

費南多 幸福？！

史推拉 我猜你現在一定是在計算。我爲你一共吃了多少日子的苦，是嗎？哦，費南多，丟開吧！丟開吧！——當我初次遇見你的那一秒起，我精神上就起了很大的變化。你還

記得那一天下午，我剛和我伯伯坐在涼亭後大樹底下，你跑了來找我們的景象嗎？

費南多（自語着，）眞要人底命了！——（高聲，）是呀，史推拉，我還記得的。

史推拉 還記得你是怎樣跑進來的嗎？不知道你當時覺着沒有，我怎樣一見就看中了你。至少我還記得，當時你兩隻眼睛怎樣朝着我望。等一會我伯伯把樂器搬出來，你拉的是凡啞鈴。當你正拉的時候，我釘釘的望着你，注意着你臉上底一舉一動。有一次音樂停頓的時候，你忽然也朝我望了一眼，四隻眼睛打了個照面，我臉紅的什麼似的，立刻把眼睛轉到別處去。費南多，我曉得你當時也一定覺着了，所以纔常常丟開音樂譜子儘朝着我望，連凡啞鈴也拉錯了，把我伯伯忙死啦。費南多，你每一個錯調，都是深入我底骨髓。哦，這是我有生以來感着的最迷惑而又最甜蜜的時期呵。當時，我心裏徬徨到萬分，再也鼓不起勇氣來朝着你望，我底呼吸差不多接不上了，我只得走開了——

費南多 這些小事還提牠作甚！（自語着，）不幸的回憶呵。



史推拉 我往往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那樣的愛你，爲什麼一見了你就連自己也忘掉了一切的情況，還同在目前一樣，好像就是今天的事似的。是呀，我追想了何止千萬遍了，費南多！——我還記得你有時同着我介紹給你的女朋友到我家底花園裏來，我底女朋友喊：史推拉！你也跟着喊：史推拉！史推拉！我一聽見喊底聲音，就曉得是你來了。見面的時候，你把我底手一握，你自己說，當時是誰着迷？你呢？還是我從那一次起，沙拉說就是從那晚上起，我們底運命就註定了。哦，睡在你懷裏的時候是多麼幸福呵！可惜沙拉不會看見我底快樂。她爲了我底相思病擔了多少憂愁，唉，她真是個好人。後來我們離開那裏的時候，我原想把她帶了一同走的，只是爲了你，我纔捨棄了一切的。

費南多 是呀，捨棄了一切！

史推拉 怎樣，這句話值得你這樣注意嗎？難道不是真的捨棄了一切？難道我史推拉說出來的話，你還會誤解嗎？——費南多，我還常常覺得不會爲你犧牲夠了呢。

費南多 唉，爲了我把愛你愛的同親身爹一樣的，事事順從你的伯伯也棄了，這還不夠嗎？爲了我把你應得的產業也失了，這還不夠嗎？爲了我離開了你底家鄉，你底友朋

史推拉 這一切，費南多，不都是爲了你嗎？我除開對於你的愛情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事嗎？哦，當我對你發生了愛情之後，我纔算是在世上立定了腳根。——老實同你說，我也常常一個人呆想：我們那時爲什麼不能安安靜靜的在那裏享福？爲什麼一定要逃走？要說是我伯伯反對了我們底婚約吧，倒又不確，那末我們究竟是爲什麼要逃走呀？——對啦，我當時想了又想，究竟想出個道理來了。我曉得你一定不是使脾氣，要把一個女子奪了去佔爲己有；我想你一定是心傲，不願要嫁裝，所以纔把我帶了走的。我想到這一層也很高興，所以就從了你底話，跟你逃走了。

費南多 坑死人了！

（小安子上。）

小安子 對不起，太太。大尉，東西都預備好啦，只等你。小姐催着要走，差東罵西的教我們

倒楣，你卻在這裏。

史推拉 費南多，你去把她們送過去，替她們把車錢開發了馬上就回來。

小安子 怎麼，你不是一同走嗎？羅西小姐定了一部三個坐位的馬車，你聽差也把行李

裝上啦。

史推拉 費南多，這一定是她們誤會了。

費南多 小孩子懂的什麼！

小安子 哼，我原不懂什麼！是呀，這原有點奇怪，怎麼你今天纔認識她們就要離開此地

太太跟她們走。先生，你吃完飯臨走的時候同那位小姐拉手可真拉的親熱呀？

史推拉 (驚異) 費南多。

費南多 信她小孩子！

小安子 太太，你不要相信！東西都裝上了，他是走定啦。

費南多 什麼地方去什麼地方去？

史推拉 去，去，去，小安子。（小安子下。）哦，真窘死人了！我並不是怕什麼，可是小孩子底

話教人聽了也真膽寒。——費南多，你動心啦！——不要忘了我是你底史推拉呀！

費南多 （回過身來握住史推拉底手，）是呀，你是我底史推拉！

史推拉 你底樣子怕極了！費南多，你像狂了似的。

費南多 史推拉！我是罪惡盈貫的人，我是卑怯的人，我在你面前什麼事都不敢做。逃走！

——我卻又不忍心把這把尖刀戳進你胸脯裏。史推拉，我要暗地裏把你藥死刺死

啦！

史推拉 天哪！

費南多 （狂怒而戰慄，）但願看不見你底苦痛，但願看不見你底失望！逃走！——

史推拉 我，我受不了。（欲倒，拉住費南多。）

費南多 史推拉！我抱在手中的史推拉呀！我唯一親愛的史推拉呀！史推拉，（冷淡地，）

我要棄你啦！

史推拉 (癡笑) 棄了我！

費南多 (咬緊牙齒) 你棄了你！我要同你今天看見的那個女人，那個姑娘走啦！

史推拉 木屐到了！

費南多 她原是我底老婆！——

史推拉 (癡視着費南多，兩手軟下去)。

費南多 那個女孩子就是我底女兒。史推拉！(方纔覺察史推拉暈過去了) 史推拉！(把

她抱在木凳上) 史推拉！——救命呀，救命呀！

(車綺麗和羅西上)。

費南多 瞧瞧她哦，她完了！你瞧救命哪！(三人忙着救她)。

羅西 讓她養息一會就好的。

費南多 (默然望着羅西) 都是你！都是你！(下)。

史推拉 誰呀？誰呀？（勉強立起來，）他呢？（重新倒下，看見是車綺麗同羅西，）哦，多謝你們多謝！——你們是誰呀？——

車綺麗 安心定一會兒神。是我們。

史推拉 哦，是你們？——你們還不會走嗎？你們是——哦，是誰向我說的？——你是誰？

是？——（握住車綺麗底手，）哦，我受不了！

車綺麗 好人哪！我底心肝哪！

史推拉 告訴我，——我心裏實在不明白——告訴我——你是——

車綺麗 我是——我是他底女人！

史推拉 （跳起來，閉着眼睛，）那末我呢？——（發狂似的在園裏亂轉。）

車綺麗 到你房裏去養一會神吧！

史推拉 你說什麼？什麼還是我底喉，可怕！可怕！——這是我親自種的樹嗎？為什麼一刻

兒工夫不論什麼東西都很生疎了似的？——捨棄！——唉，完了！永遠完了！費南多！費

南多！

車綺麗 羅西，去把你爸爸找來。

史推拉 千萬使不得，饒了我吧！——滾他的蛋，不許他進來！離開了我！——唉，爸爸——

唉，男人——

車綺麗 親人哪！

史推拉 你愛我？我把你抱在你懷裏？——不呵，不呵，放開我吧！——棄了我吧！——（挽

車綺麗底頸，）再等一會兒，我橫豎是不久的了！我底心哪！我底心哪！

羅西 你須得養一會兒神纔行！

史推拉 我再不好意思見你們了！我害了你們，奪了你們底一切！教你們吃苦，而我，我卻

舒舒服服的睡在他懷裏！（跪下，）你們能恕我嗎？

車綺麗 做什麼？做什麼？（和羅西用力扶起她。）

史推拉 我願永遠跪在這裏向你們。同上帝請求恕了我底罪惡。（跳起來，）恕罪！——

給我點安慰吧！我並沒有罪呵！——天哪！是你把他送到我身邊來的，我把他愛的什麼似的——哦，我底心碎了！——

車綺麗 無辜的史推拉呀，可愛的史推拉呀！

史推拉 （挽車綺麗底頸，）你說的話句句都是金玉之言。扶住我，托着我，我是要死的了！你是知道我底苦痛的，你是肯原諒我的！

車綺麗 姐姐！好姐姐！定定神！定一會神！你相信我底話，繫鈴人當作解鈴人，他一定能安慰你的。

史推拉 讓我死在你頸上吧！

車綺麗 跟我來！（想扶她到房子裏去。）

史推拉 （沈默片刻，發狂似的跑開，）讓我去吧！苦痛和失望一齊湧上我底心頭，我實在受不住了！——唉，怎會，怎會都湊在一起的呀！——（凝視地下片刻，醒轉來擡頭看見車綺麗和羅西，狂叫一聲，急急走了。）



車綺麗 羅西，你快跟她去，好好照應她（羅西下。）天哪，你瞧見她那可憐的樣子嗎——

痛苦我嘗過不少了。車綺麗，車綺麗，放剛強點，想法子把這個難關解決了牠——上  
天呀，願你成人之美呵！

（幕下）

## 第五幕

佈景 史推拉底套房。左方一門通客廳。右方牆上掛着費南多底油畫像。從後方窗子外面漏進一片月光。史推拉在月光下想把費南多底像取下來。

史推拉 夜神呵，願你伴着我！願你引導我！我不知到那兒去好了！——我非走不可！但是

到什麼地方去呀？——明月呵，從前當你底光輝照徹了我米娜底墳墓同花園裏的

樹木的時候，我常常在那裏徘徊着，現在要我永遠離開了牠們走嗎？要我永遠離

開了我生命之花的這裏嗎？——還有你，我自己底墳墓，我向你灑過多少傷心淚，向

你幾次三番的祈求過，希望有這麼一天恢復了我已往的幸福，現在也要我永遠離

開了你嗎？——出走！——好在你沒有靈性，不懂得什麼叫作出走；不然你會發狂呵！

——哦，我頭好眩！——別了！——別了！——永遠不能再相見了嗎？——唉，心裏好難受呀！——永遠不能再相見了？——史推拉，史推拉，走吧！（取費南多底像，）把你丟在這裏不呵！——（取了一把小刀子，把釘子一個一個的取下來，）哦，我爲什麼這樣糊塗，把我底生命在哭泣泣裏夢一般的送掉了！——現在，將來，都是一樣的苦惱！——（把費南多底像朝着月光看，）哼，費南多，你我當初見面的時候，我把你看作何等的忠心誠實，我對你的愛情是何等的高尙純潔，難道你自己不覺着嗎？而你竟毫不怕慚愧，竟敢愚弄我，把我底生命幸福給你消遣，供你摧殘！——好個老實人！——哼，好個老實人！——犧牲了我底青春，犧牲了我底黃金時代！把你底秘密瞞着我！——你底女人你底女兒！——我卻把你對我的愛情視爲神聖！把你當作我唯一的希望人！——史推拉，醒醒吧！——（看費南多底像，）這麼一個體面人！這麼一副諂諛相！——哦，你這兩只害人的眼睛！——我厭你了！去滾你的！——這樣漂亮！這樣多情！——不呵！不呵！他是個騙子！——欺騙我！你竟欺騙我！——（用小刀戳費南多

底像，費南多（掉轉身體，小刀落在地下。她大哭着倒在一張椅子上。）——親愛的呀！親愛的呀！——我枉認了你了！我枉認了你了！——

（聽差上。）

聽差 太太，馬已牽在花園門口啦。衣服也收拾好了。太太，不要忘了帶錢！

史推拉 還有這張像！

（聽差拾起小刀子，把費南多底像齊像框割下，捲了起來。）

史推拉 錢在這裏。

聽差 怎——怎麼？

史推拉 （立着想了一會，再朝上下四周看了一遍，）走吧！（和聽差一同下幕落。）

（重開幕時，費南多在客廳裏踱來踱去，甚形懊喪。）

費南多 唉，又是碰着這些倒霉的事！——眼前的一切，都是這般的冷酷淒涼，如同世界

竟是空幻的，如同我在世上並不會做什麼惡事似的——她們？——唉，我不比你們

更苦痛嗎？你們要我怎樣呀？——什麼時候纔該是我底末日？——這裏！這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想了又想，可是事情卻愈弄愈糟！愈往下去愈加苦惱！愈加不了！——（捧着額角，）該是敗露的日子到了！教人一點兒不能措手足！覓不到商量，得不到幫助！——而這兩個好女人——這三個好女人卻教她們爲了我吃苦，沒有我也吃苦，唉，跟了我更吃苦！——要是能把我底苦衷訴說給她們聽，說不定仍舊是失望，說不定也還有請罪的餘地，再不然就是終少希望，在她們面前只有一點鐘的留戀——或許呢，竟是跪在她們腳下，得了她們底諒解。——她們現在在什麼地方呀？——史推拉！我想你一定是倒在地上，死氣沉沉的望着上天在歎氣，說是：『我有什麼過失，用得着你那麼樣凶狠的摧殘我？可憐我更做了什麼罪惡的事，用得着你把這樣的一個惡人送到我身邊來害我？』——車綺麗！我底女人哦，我底女人！——不幸！不幸！真是大不幸！——那一切的幸福，原是要把我送到不幸裏去呵！丈夫！父親！情人！——加之像她們那麼忠心高尙的女子！——你底她們！你底！——哦，你能同時顧

全三方面嗎？能同時享三面底福嗎？——福？只是坑人的福罷了！——她們每人都要

我——我呢？——現在是完了！——現在是不可挽回了！——她一定要感着苦痛的！

——史推拉，你是現在已經苦痛不堪了！——爲了我忘掉你自己，犧牲了你底青春！

史推拉！而我竟忍心這般無情的待你？——（從桌上拿了一支手鎗）好，決計這麼

辦！——（裝彈。）

（車綺麗進來。）

車綺麗 好人哪！現在怎樣辦？——（看見手鎗，）倒像是預備好去旅行似的。（費南多

放下手鎗，）我底朋友，你底怒氣似乎平點了，可不可以同你談幾句話？

費南多 車綺麗，你要怎樣？我底女人，你要怎樣呀？

車綺麗 我沒有講完話之前，你不要這樣稱我。現在，我們大家都陷於不幸了；然而竟沒

有方法解決嗎？我，苦已嘗夠啦，所以望你再不要出那下策來苦我。費南多，你聽見我

底話沒有？

費南多 聽見！

車綺麗 記好在你心上！我只是一个女流，一个不幸到極點的女流；俱是決心我倒還有

——費南多，我決心棄了你啦！

費南多 （輕蔑口吻）真個決心了？

車綺麗 照你意思，是不是說我應該偷偷摸摸一聲不響的走了就完事？

費南多 車綺麗！

車綺麗 什麼我也不怪你；我也不信我對你是盡了怎樣的心。自從你走了以後，我不會能夠一刻忘了你，我爲了你消瘦到這般。到我今天找到了你的時候，我重新感到一種新的力量，新的生命。費南多！我愛你，並不是爲了自己底好處，也不想把你佔爲己有。費南多！我對你的心是赤熱的，是整個的；我對你的愛情是純潔的！

費南多 現在完了！現在完了！

車綺麗 怎麼，你生氣啦？

費南多 你底話如同殺我剛我呵！

車綺麗 現在這麼辦吧！我呢，總算同你生育過一個女兒，我把你當作我底朋友看待。我們離婚得啦，但是不必一定斷絕關係。我離開你到別處去過活，希望我仍舊能夠看到你底幸福的生活。我情願做你底一個忠心的朋友，你底苦樂不要瞞了我。我們可以常通信，我把你底信就當作我底唯一安慰，你也把我底信當作是和我本人會面。這樣你仍舊是我底；史推拉呢，你也對得起她啦！我們大家照常彼此的親愛，那是再好沒有了。費南多，我們決計這麼辦，我想你一定同意的。

費南多 若說是開玩笑吧，似乎太刻薄了；若說是正經話吧，卻又教人摸不着頭腦——  
好人，你究竟是要怎樣呀？——光這麼冷淡是解決不了的。你說的話，確是動聽；然而誰不知道你是在自騙騙人，聊以解嘲呀。不呵，車綺麗！不呵，我底女人！你仍舊是我底，我仍舊是你底——空說是沒有用的。我也不詳細給你解釋了。總之，我不是仍舊同你好，就只有——



車綺麗 那末，史推拉呢？——（費南多甚形焦躁，發狂似的踱來踱去。）——誰在自騙

驅人誰在把那些顧前不顧後的做不到的話給自己解嘲？你們男子，只有自己纔能了解自己呵！

費南多 好啦，不要儘着把這些冷話來逼人了！——史推拉！她真苦命呵！將來她遠離了我們去度她苦惱的生活，唉，饒了她吧！由我去吧！

車綺麗 是呀，我也相信，她要是知道我們和好如初了，她心裏一定是要感着孤單底寂寞的。現在她一定正在自悔。唉，要是我棄了你，她一定要當我是怎樣的不幸，替我擔憂。——其實在我倒沒有什麼，——因為她待我就同待她自己一樣。要是你們要好了吧，那她一定又以爲這是奪來的幸福，心上要感着不安。爲她設想，確是——

費南多 還是讓她走了的好！還是讓她到尼姑庵去！

車綺麗 然而我又想，她並沒有罪，爲什麼要教她這樣年紀青青的就去過那種失望苦痛的生活，爲什麼要教她離開了社會到囚獄般的庵堂裏去，爲什麼要她離了她底

愛人，離了愛她的——費南多，你愛她的，是不是？

費南多 嘿，這是什麼話呀？你不是個魔鬼？我底心給你苦死快啦！你還要落井下石嗎？

我還不夠苦嗎？離了我吧！由我去死了吧！——願上帝保佑你們！（倒在一張椅子上。）

車綺麗 （走到費南多面前拉住他底手，）從前有個伯爵——（費南多想跳起來，給

車綺麗按住。）——是個德國伯爵。他爲了自己底女人同財產，想到聖主降生的把

勒死了去還願——

費南多 嘿！

車綺麗 他是一個忠厚人，待他女人極好。他把一切家務交託給他女人之後，就和她分

別了。他走了好幾處地方，打了好幾場仗，卻不幸給敵兵虜去當了奴隸。會長有個女

兒，見他可憐，所以把他放了一同逃出來，跟着他去打仗，吃盡了辛苦艱難，終於打了

勝仗歸國。——那個女子呢？——爲了人道主義，他不忍棄了她，把她一同帶了回去。

他女人見他不曾負心，仍舊回來了，真是說不出的歡喜！尤其是那些兵卒凱旋歸來，

一個個耀武揚威，好不高興。只見他底用人們從車子上卸下了許多珍珠寶貝放在她底面前。她更是歡喜不盡，心裏早在打算這個藏在家裏，那個拿去送人了。

「好人哪。我們最大的寶貝也一同回來啦！」她丈夫話剛說完，那邊已經有許多人擁了一位女子走近來；她一下車就給伯爵一把拉到他女人面前說：「一切的富貴榮華都是靠她底福；她救了我底性命，她是我們底恩人！」——（費南多歎着氣撐開兩手伏在桌子上。）——好個可敬的女人，她聽完了話，就立刻抱了那個女子底頭頸哭着說：「一切的東西，任你要什麼，只要能給你我都肯給你。他是你底，他也是我底，誰都不奪了誰底，他是我們倆底！」她又抱了她丈夫底頭頸跪在他底面前說：「我們是你底！」——她們倆握住他底手，擁抱着他——這樣的真愛感動了上帝，賜了他們許多的幸福。從此他們三人同生偕死，過了一輩子底幸福日子。

費南多 上天哪，一線希望只在此呵！

車綺麗 她在這裏！她是我們底！（向着套房叫喚，）史推拉！

費南多 讓她去吧！饒了我吧！（想要走開。）

車綺麗 不要走！聽我底話！

費南多 話是說夠了。能做成功的事總歸是能做成功的。饒了我吧！這一刻，我卻不能立

在你們倆面前。（下。）

車綺麗 唉，總是那一副固執脾氣，總是不聽人好意的勸解。（指套房，）這一位呢也是

這樣。但是我卻非做到不可。（向着套房裏說，）史推拉！聽我說，史推拉！

（羅西從套房出來。）

羅西 不要叫她，她正在養神呢。她苦受夠啦。我怕她，媽媽，我怕她要死哩。

車綺麗 你說什麼？

羅西 我剛纔看見她拿東西吃，並不是藥，怕不好呢。

車綺麗 我底希望竟成了流水？哦，無望了！——可歎！——可歎！

史推拉 （從套房裏出來，）誰在叫我？你們爲什麼叫醒我呀？什麼時候了？爲什麼這樣？

早？

羅西 不是朝晨，是夜晚了。

史推拉 對啦，一點兒不錯，是我底末日到了。

車綺麗 唉，不料你這樣教我們失望！

史推拉 誰教你失望呀？喂！

車綺麗 我原想把你挽救回來的。

史推拉 我無論如何是不住下去了！

車綺麗 早知道這樣，倒還讓你出去散散心的好。

史推拉 我橫豎是完了。

車綺麗 （看見羅西嚇的在房裏亂轉，）你還等什麼？出去喊人哪！

史推拉 不必去，（靠着兩人朝臺前走，）原想能一輩子同你們在一起的；現在，唉，請你

們把我送到墓裏去吧！（車綺麗和羅西扶了她慢慢地朝着臺前走，把她放在臺右

的絨椅上。

車綺麗 去！羅西，趕快去叫人來！

（羅西出去。）

史推拉 何必喊人，我已經得了救了。

車綺麗 那料結果竟是這樣呵！

史推拉 你耐着性子等候了這麼久，希望了這許多年，唉——

車綺麗 不幸的命運呵！

史推拉 一切的不幸都有挽回的餘地，祇有像這樣痛心的事是不能補救的！所以——

讓我去死了吧！

（費南多從外邊進來。）

費南多 是羅西底話說的太過火了呢，還是事情真是這樣糟啦？希望不是真的纔好，不

然，車綺麗，就是你那矯枉過正的辦法害了她了！

車綺麗 我自問是對得住良心的。縱使結果不幸如此，我底本意卻是好的。你趕快去設法救她，她還活着呢，她還是我們底呢。

史推拉 （向上仰視，握住了費南多底手，）好極啦！把他底手拿過來，（向車綺麗，）你底手也給我。我是爲愛而生的，現在我也情願爲愛而死！在幸福的過去裏，我們大家

沈默地了解了我們，（想把兩人底手拉在一起，）現在，讓我也沈默地歸去了吧！（倒在車綺麗撐着桌子的右手臂上。）

費南多 是呀，我們沈默地歸去了吧！（慢慢走近左手的一張桌子。）

車綺麗 （焦急的很，）羅西還不來，一個人也沒有。難道所有的家人鄰居都死盡了嗎？

費南多，振起精神來呀！她還活着呢。不少的人病危了，得了救，不少的人死了，救活了。費南多，她還活着呢。哦，縱使這裏醫生也沒有，藥也沒有，一切捨棄了我們，天哪，你總得助我們一臂之力呵！（在史推拉身邊跪下，）天哪，請你聽我底祈禱，不要讓她死呀！

(費南多左手偷偷地拿了一支手鎗，慢慢走出去了。)

**車綺麗** (仍舊跪在史推拉面前，握住她底左手。)是呀，她還活着呢；她底手，她底可愛的手，還暖的呢。我是不讓你歸去的！爲了愛，我是無論如何不讓你歸去的呀，這並不是妄想，祈禱上帝一定比求人有效呵。(立起來，轉身望了一望。)怎麼，他一聲不響的走了？啊呀，他真不是一時情急了去尋死了呀？須得去看他一看纔行。(欲行，又回顧史推拉)但是我忍把她丟在這裏，見死不救嗎？皇天菩薩呀！事情這樣急了，可是放下這個又不是，放下那個又不是，這真坑死人了！

(遠遠聽見一聲鎗響。)

**車綺麗** 啊呀！(想跟着鎗聲出去。)

**史推拉** (用力掙起。)什麼響？車綺麗，你爲什麼立的這樣遠；走近來點，千萬不要離開我。我心上好不舒服。哦，好怕，我看見流血呢。是我底血嗎？哦，不是我底血，我並不會受傷，不過病重了罷了——啊呀，這到底是我底血呀！



羅西 (性急慌忙的跑進來,) 救命, 媽媽, 救命! 我拚命跑去請醫生, 不料又出了岔子啦。爸爸自己打死啦, 倒在血裏。(車綺麗欲行, 被羅西拉住,) 媽媽萬不能去! 已經沒有救啦, 看了徒然是傷心。

史推拉 (掙起半個身子聽到這裏, 握住車綺麗底手,) 誰料結果會這樣呵! (勉強爬下來靠在車綺麗和羅西身上,) 我現在倒覺得鬆快了, 把我扶到他那兒去, 讓我和他死在一起去!

車綺麗 你在抖啦, 你腿沒有力。我底魂也出了竅了, 我不能扶你去。

史推拉 (倒在絨椅上,) 完了! 完了! 車綺麗, 那末你去罷, 去和他作最後的訣別, 他是你底丈夫! 怎麼, 你爲什麼躊躇? 你儘管去得啦! 你要是不去, 我實在不安心。你想, 他是一個人在那裏呵; 你去吧!

(車綺麗急下)

羅西 我在這裏陪你, 我不捨得離開你。

史推拉 不能，羅西，你要是愛我，你就趕快去！讓我在這裏養一會兒神。我是沒福再同他見面的了！羅西，你快到他那兒去，你要曉得他是你底爸爸，這是你對他的責任。懂得嗎，羅西？總之，你要是愛我，你要是肯讓我在這裏養一會兒神的，那你就去吧！

（羅西慢慢走出去，還屢次回顧史推拉。）

史推拉 （倒下去，）我卻單獨死在這裏呵。

（幕下。）

此劇本曾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初演於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又公演於北平清華大學；後於民國二十年五月間復在杭州民衆俱樂部公開表演。在杭公演時飾史維拉者，即二十一年春轟動一時之陶劉慘案中被難之劉夢瑩女士。用詩數語，以示紀念。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譯者誌於滬上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一四〇)

世界文學名著  
史 推 拉 一 冊

Stellia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J. W. von Goethe

譯 述 者 湯 元 吉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400114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KBC  
G  
516.34